

開放文學 - 歷代筆記 - 夷堅丙志 第九卷

上竺觀音 紹興二年，兩浙進士類試於臨安，湖州談誼，與鄉友七人，謁上天竺觀音祈夢。誼夢人以二牒貯六茄為饋，惡之。惟徐揚夢食巨蟹甚美，迨旦，同舍聚坐一客，語及海物黃甲者，揚問其狀，曰：「視蝤蛑差小，而比螃蟹為大。」揚竊喜，乃以夢告人，以為必中黃甲之兆。洎榜出，六人皆不利。揚獨登科，後二年，誼復與周元特操赴漕司舉，又同詣寺，前一夕，周夢與諸人同登殿，誼先抽籤，三反而三不吉，餘以次請禱，周立於後曰：「所以求，唯欲求夢爾，何以簽為？」眾強之，方詣簽下，遇婦人披髮如新沐者，從佛背趨出，謂其貴家人，急避之，遂寤。明晨入寺，誼所啟三簽，果不吉，餘或吉或否。周但焚香再拜，願得夢。是夜夢鄉人徐廣之持省榜至，凡列三等，已為中等第一人。已而賀客四集，有道士在焉。明年七月，省試罷，□與待榜，他日閱市，聞呼於後曰：「元特□奉賀。」回顧乃徐廣之也。雲：適過郡門，見□司榜內一人，與君姓名同，聊相戲耳。周方譙責之，則又有言曰：「省榜自南門入矣。」遂相與散。周及家而報至，次日，數客來賀，一道士儼然其中。周曰：「與君不相識，何以辱顧我？」道士笑曰：「君豈忘之邪？去年君過我卜，我推君五行，知今年必及第，今而實然，故來賀以印吾術，非有所求也。」遽辭去，沉思其人，乃開元寺賣卜者，始驗昨夢，無少不合。周果居中等，雖非首選，而於吳興為第一人。夫廣之之戲談，黃冠之旅賀，皆偶然細事也。而夢寐魄兆，已先見於旬月之前，人生萬事不素定乎？元特說。

酆都宮使

林乂，字材臣，姑蘇人，剛正尚誼，鄉里目為林無差，以其名近叉子也。晚以貢士特奏名得官，調嘉興主簿，任滿還家，夢吏士來迎入官府，升堂正坐，掾屬數十輩，或衣金紫銀章，列拜廷下，出文牘，摘紙尾使書，視官階，乃印銜，闊徑三寸，不可辨。但識其下文五字，曰酆都宮使林，如是幾數紙，又平生讀道書，頗慕神仙事，顧謂吏曰：「學道之人，皆當為仙官。」此乃冥司主掌，非以罪讐謫者不至。且吾聞居此職者，率二百四十年始一遷，非美官也。不願拜，吏曰：「此上帝命也，安得拒？恐得罪於天，將降充下列。雖此官不復可得矣。」又不得已，乃書名，遂寤。知其命不得長，以告所善道士呂山友，又弟乂之婦虞氏，尚書策女也，不食豬肉，又誚之曰：「吾家寒素，非汝家比。」安得常有羊肉，盍隨家豐儉勉食之。婦謝曰：「何敢爾！」但新婦自少小時，聞燒豬氣，輒頭痛不忍，今見則畏之，非有所擇也。乂曰：「我若真為酆都官，必使汝食。」婦笑曰：「幸蒙伯力為增此食料，新婦大願也。」久之，乂調官京師，還及泗上，卒於舟中，初乂父挈家過泗，謁普照王寺，其母生乂於舟中，及其死也亦然，訃未至吳，家人臞豬為面，弟婦問曰：「何物盛饌？」芬香如此，家人曰：「豬肉也。」婦曰：「試以與我，取食之，立盡一器，自是遂能食。」時乂卒已半月雲，自山□宅編作記，□□不甚詳，又□以乂為毅。

二郎廟

政和七年，京師市中一小兒，騎獵犬，揚言於眾曰：「哥哥遣我來，昨日申時，灌口廟為火所焚，欲於此地建立。」兒方七歲，問其鄉里及姓名，皆不答。至晚，神降於都門，憑人以言，如兒所欲者，有司以聞，遂為修神保觀，都人素畏事之。自春及夏，傾城男女，負土助役，名曰獻土，至飾為鬼使巡門，催納土者，往來憧憧，或榜於通衢曰：「某人獻土。」識者以為不祥，旋有旨禁絕。既而蜀中奏永康神廟火，其日正同，此兒後養於廟祝家，頑然常質也。

宣和龍

宣和元年五月，京師大雨連日，及霽，開封縣前茶肆家，未明，起拂拭案榻，見若犬蹲其旁，至旦視之，龍也，有聲如牛，驚而僕，茶肆與軍器作坊鄰，諸卒適赴役，見之殺而分其肉，街吏懼不敢奏，都人圖玩其形，長六七尺，鱗色蒼黑，首如牛，兩頰如魚頭，色正綠，頂有角，坐極長，於其際始分兩歧，與世間所繪龍相類。後十餘日，忽大水犯都城，高出十丈，自西北牟駝岡，至萬勝門外馬監，民居盡沒，時以為大河決溢，然水色清澄，河又未嘗決，終莫知所從來，居數日，水已入汴渠，逮曉將溢，朝廷募人乘風水之勢，決其下流，乃由城北入五丈河，下注梁山灘，首尾幾月而已，故俗傳為龍復仇雲，見蔡縲後史補。

溫州賈宅

溫州城中一宅，素凶怪，先是仲監稅居之，一家盡死，後數年，呂監稅者自福州黃崎鎮罷官來，亦居之，常見仲君露首禿髮，往來西舍間，女子年十二三，最惱人，伺客至，輒映壁窺之而笑，翻弄什器，涂涴窗幾不可搏逐，唯一嫗頗恭謹，每女子出，必叱去，呂妻病數日不癒，嫗教之曰：「縣君無它疾，但煎五苓散，下半硫丸足矣。」呂以其言有理，亟從之，一服而愈，然人鬼雜處，家之百物，震動無時，或空轎自行於廳上，舉室殊以為憂，他日，嫗又告曰：「我輩相與共議，欲迎君作主，約用後月某日，此計若成，君必不免，宜急徙以避禍。」呂以告胡季皋，襄季皋為福州乾官，時識之，亦勸使去，去之日，西舍男女數十輩，駢肩出觀，相顧嗟惜，似恨謀之不早也，後無復有敢讒舍者，經一月未畢，邑胥挈家來，或告其故，胥笑曰：「我乃人中鬼也，彼□爾，何足畏，處之不疑，群鬼亦掃跡。」

應夢石人

席大元帥蜀，丁母朱夫人憂，將葬於青城山，議已定，夢兩人入謁，行步重遲，遍體瘡痍可憎，告曰：「太夫人葬地，蓋在溫州，地名徐家上奧，庚山甲向者是也，公必往求之，異時畢事，幸為我療吾瘡，席公嘗寓居永嘉，心亦欲還，顧憚遠未決，覺而異之，書其事於策，即具舟東下，並奉其父中丞柩歸於溫，窓日已迫，而宅兆殊未定，招蕭山人張藻卜之，偕止山寺中，其姪七郎，適買□田舍主人翁問所往，告之故，翁曰：「去此一里許，名徐家上奧，有一穴庚山甲向者，人多以為吉地，用善價求之者甚眾，徐氏皆不許，君試往觀之，會日暮，不克往，歸而言之，語未竟，席曰：「得非庚山甲向者乎？」取所書夢驗焉，無少異，明日，親訪其處，一嫗出言曰：「吾徐翁妻也，昔吾夫嘗欲用此地以葬父，夢金甲大神持梃見逐，指蘆席上坐者一人，曰：「此席相公家地，汝安得輒爾，自是以來四十年，今以與公，不取錢，吾兒方為裡正，得為白邑大夫，免其役足矣。」席大喜過望，但不曉夢中所見為何人，既葬二親，又自為壽塋於左次，役夫斂土，有聲丁丁然，視之，乃兩石人臥其下，埋沒既久，身皆穿穴，席祭之以酒，昇出外，命和泥補治而為立祠，榜曰應夢石人云。張大猷說。

老僧入夢

幹道三年，武經郎王瓘，幹辦蔣參政府，其弟琮，以冬至日遊天竺，先一日，從瓘假馬，瓘令殷卒以省院大黑馬給之，是夜琮夢老僧來謁，前致辭曰：「老去乏筋力，或得從君，願少寬鞭棰之罰。」琮驚謝而寤，明日馬至，即乘之以行，既出都門，蹻蹻不肯進，方舉鞭擊之，忽悟曰：「疇昔之夢，豈非此乎？」亟以付馭者歸，而步入寺，蔣府聞之，亦不復留，命反諸故處，瓘說。

聶賁遠詩

聶賁遠昌靖康元年冬，以同知樞密院，為和議使，割河東之地，以賂北虜，閏十一月十二日，至絳州，州門已閉，郡人登諸城上，抉其目而鬻之，時其父用之尚無恙，紹興十一年，張銖自北方南歸，過絳驛，見壁間有染血書詩一章，絳人言聶之靈所作也，其詞曰：「星流一箭五心摧，電徹雙眸兩脅開，車馬踐時頭似粉，鳥鳶啄處骨如灰，父兄有感空垂念，子弟無知不舉哀，回首臨川歸不得，冥中虛築望鄉台。」銖錄之以示其子昂，載於行狀。

沈先生

沈先生者，和州道士也，不知始所以得道，當時默默，不深與人往來，值其從容時，肆意談說未來休咎事，無不中的，然不可問也，人與之食，受之不辭，居無事，或至經月不食，宣和間，有言其名於朝者，召入禁中，偃蹇不下拜，扣其所學，亦泛然無言，不合旨，猶以為正素大夫，遣歸故郡，建炎元年秋，忽著衰麻立於譙門外，拊膺大哭，良久回首，望門內而笑，三日乃止，末

幾劇賊張遇攻破城，郡守率州兵保子城，賊不能下，遂去。凡居民在外者皆被害，後二年，遍詣巿市，與人相別，且告之曰：有米莫做粥，有錢莫做屋，人不能領其意，自是不知所如往。是歲虜犯淮西，和州受禍最酷雲。

李吉燭雞

范寅賓自長沙調官於臨安，與客買酒升陽樓上，有賣燭雞者，向范再拜，盡以所攜為獻，視其人，蓋舊僕李吉也，死數年矣。驚問之，曰：汝非李吉乎？曰：然。汝既死為鬼，安得復在？笑曰：世間如吉輩不少，但人不能識，指樓上坐者某人，及道間往來者，曰：此皆我輩也。與人雜處商販傭作，而未嘗為害，豈特此有之？公家所常使浣濯婦人趙婆者，亦鬼耳。公歸試問之，渠必諱拒，乃探腰間二小石以授范，曰：示以此物，當令渠本形立見。范曰：汝所烹雞可食否？曰：使不可食，豈敢以獻乎？良久乃去。范藏其石還家，以告其妻韓氏。韓曰：趙婆出入吾家二十年矣，柰何以鬼待之？他日趙至，范戲語之曰：吾聞汝乃鬼果否？趙憚曰：與公家周旋久，無相戲。范曰：李吉告我如此，示以石，趙色變，忽一聲如裂帛，遂不見。此事與小說中所載者多同，蓋鬼技等耳。右二事皆唐少劉說。

吳江九幽醜

吳松江石塘，西連太湖，舟楫去來，多風濤之虞，或致覆溺。幹道三年，趙伯虎，旦為吳江宰，念幽冥滯魂，無所訴，集道士設九幽醜於縣治，以拔度之。汴人薛山為館客，因以故友黃升司理並其子溺水之由白之，就設二位以祀。既罷三日，伯虎，旦被提舉常平，符按所部營田，與山共載，絕湖抵九里寺，夜過半，夢黃君來訪如平生，斂襟肅容，若特有所謂者。山猶意其赴官而告別也，徐問之，則曰向自吳門分袂，狼狽於此久矣。比蒙縣尹大賜，周旋其行，方從是脫去。山曰：何不一謁之，以謝此意？曰：固屢往矣，而門庭甚峻，非復可入，敢以諉吾故人，既而告退，就階登馬，廷下立者數百人，山戲之曰：車騎一何都邪？黃曰：不然，此皆平時留滯，同荷趙君恩而去者也。已別，山驚寤，以語伯虎，旦，乃知昨朝所絕湖，正黃父子沒處也。

鄭氏犬

福州人奉議郎鄭某，宣和中知樂平縣，自鄉里攜一犬來，當時馴擾不噬人，邑有販婦，以賣花粉之屬為業，出入縣舍，鄭氏甚重之，嘗白晝入堂，犬迎齧其乳，仆地幾死，鄭叱家童縛犬，念其遠至，不忍殺，持以與報本寺僧，是夜鄭被盜，後半月捕得鞠之，乃此婦為囊橐導賊至，始悟犬之靈識，復呼以歸，僧德滔說。

后土祠夢

撫州后土祠，靈響昭著，宜黃土人鄒極，未第時，致禱求夢，夢入廟詹敬畢，轉眄東壁，有大書一詩，睨而讀之，既覺，歷歷可記，詩曰：天道本無成，明從公下生，溫黃前後並，黑闔裡頭行，大十口止各，常常啼哭聲，兩個齊六十，只此是前程，鄒玩其語多不佳，懼或死於疫，後以治平三年鄉薦，賦題曰：天道無為而物成，次年省試，賦題曰：公生明，列坐之次，溫州人居前，黃州人居後，時亮陰寵廷對，始驗前詩二聯之意，鄒仕終江西提刑，蓋大十口止各，本路字也，常常啼哭聲，刑獄象也，與其妻並年六十五而卒，夫四十字之微，而場屋二題，坐次先後，朝家之變故，官壽之終極，與妻室之年，靡不先見，吁其異矣。

泰山府君